



路上,陈兰领数小时不喝水,但不能没酒。



到达货车租赁场后,陈克杰(中)提行李倒车回家。

遥远,依然有人在等待他们回家

# 农民工千里返乡记

一个返乡的农民工在相约上车的地点,没有发现这辆大客车,忍不住给售票员打来电话。售票员告诉对方,车已经驶过了相约地。可这名农民工却在电话里焦急地声称没有发现大客车。售票员则扯着嗓门询问这名农民工在哪里。当农民工说在马路的对面时,售票员称已过了那个相约地点,不再回去,让这名农民工次日再回家。显然,那位夜色下出门背着行李等待许久的农民工,已经赶不上这班返乡车了。

## 路上气息

### “命令”下关掉的抖音

当客车驶离李沧区域时,53个座位的客车还没有满员。客车一路北行,驶向汽车北站区域。沿途,一个个农民工急匆匆上车,急匆匆找座位坐下。车厢里,有壮年、有老人、还有怀抱孩子的女人。

被接到车上的农民工越来越多,车玻璃内侧蒙着一层露珠,暖气片的温度让一些农民工开始脱下裹在上身的外衣,密闭的车厢在暖气片的熏蒸下散发着一股酸臭味。一名农民工用售票员卖票时一同递上的塑料名片,使劲刮着手掌上和着汗渍的灰渍。车上的酸臭味来自他们的身体和衣服。毕竟,他们的工作环境并不允许他们常洗澡或洗衣。

当53个座位全部坐满农民工时,已是8时30分。此时,是陈兰领和陈克杰4时30分起床的4小时后。尽管那个微胖的售票员的手机仍不时被农民工打进,但满员的大客车没有借当下生意爆满的良机,再冒超载之险向车内塞人。

载着50多个农民工的返乡客车直奔青兰高速一路向西,向离青岛490公里外的东平县城进发。车窗外直射的暖阳,并没有让司机将车内暖气调低。显然,暖阳、暖气再加上满车的农民工呼出的热气,已经使得车玻璃上的水珠积多成流,除了更多人将上衣脱掉外,还有农民工为了遮阳使劲撕扯车窗上的布帘,甚至有布帘就这样被撕扯下来。

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,售票员开始挨个座位查票。售票员走过陈兰领和陈克杰座位前,两人将票捏在手里举起。查了两遍,售票员发现有一人没买票,当查到第三遍时,售票员才发现是一个6岁的孩子没买票。显然,这个春运,在一些农民工回

家都难以乘车的当下,孩子占着座位却不买票,售票员为这事与孩子的爷爷争论起来。

“我们昨天给车老板打了电话,车老板说孩子不用买票。”孩子的爷爷对售票员要求买票有些微词。“你家孩子身高超过了一米一,不买票不行。”售票员有些强硬。双方在众目睽睽下争论达三四分钟,后来孩子的爷爷拨通车老板电话,车老板要求买半票,争论这才罢休。

车厢里,有人嗑起了瓜子。嗑瓜子的声音被坐在车厢前端的售票员听见了,售票员头也不回就开始发声了:“嗑瓜子的别嗑了,回家嗑去!”售票员的这一“命令”,让正在座位上嗑瓜子的一个老太太,赶忙将攥在手心里的瓜子放进了袋子里。

近千里的返乡路,手机成为一些农民工中途解闷的娱乐工具。当一个农民工手里的手机抖音声响惊醒正在蒙头入睡的售票员时,售票员喊起来:“玩手机的把声音关了。”正看抖音起劲的这个农民工,赶忙将抖音的声音关掉了。

对于发生在老乡身上的这些争论,似乎都与陈兰领和陈克杰无关。

客车驶上高速公路时,陈兰领沿途躺在靠背上睡觉。他睡得很香。尽管客车的马达声和着车体的风噪,坐在陈兰领身边的记者,仍能听到他时不时的鼾声。身材矮小的陈克杰没有人睡,车内的这些争论穿过他的耳膜时,一言不发的陈克杰的视线在窗外。

从早上不到6时就上车的陈兰领、陈克杰直到上午11时的整整5个多小时里,没有喝水,没有如厕。11时10分,当客车到达青兰高速沂水服务区时,车在这里停下来。“车停15分钟,赶紧下车大小便。”司机站在车厢里大声吆喝,“买方便面的,泡了尽快吃。”

司机的吆喝声,惊醒了睡梦中的陈兰领。随着车门的开启,陈克杰和陈兰领踉踉跄跄下了车。

## 故园重逢

### 12个小时,笑容和梦

两人和满车的农民工一样,径直向服务区的公厕走去。出了公厕,两人又来到了服务区的食品超市。从出门到停车的6个多小时里,两人没有喝一口水。在食品

超市,陈克杰开始站在货架面前选起了一些小食品。记者发现,他选购的这些食品不是成人吃的,而是孩子喜欢吃的。陈克杰说,他将这些小食品带回家给大哥家的孙子吃。看来在家族中已是爷爷辈分的陈克杰,尽管自己单身,但爱心满满。

和陈克杰不一样的是,陈兰领没有购买小食品,他的眼睛盯上了货架上12元每瓶(248毫升)、沂水当地地产的黄精酒和7元每包的小烤肠。陈兰领提着一瓶黄精酒和两包小烤肠去买单。让记者有所诧异的是,6个多小时不喝水的两人并没有在服务区购水,而是分别提着小食品、白酒和小烤肠上车了。

早在5年前,陈兰领每次从青岛回老家,总为孩子带上一些青岛特产,现在他已经不再为两个孩子购买了。“青岛有的,我们老家也有。”陈兰领说,“5年前还买不到,现在在老家都能买到。”

6个小时可以不喝水,但这个来自程咬金故乡的陈兰领要在车上喝酒吃肉。

他对着酒瓶口,喝一口酒,吃一口袋装烤肠。不大一会,2包烤肠和2两多50度的白酒已经下肚。若不是记者提醒,他或许会将整瓶的高度白酒喝下。在将剩余的白酒装进上衣的口袋后,酒未足肉已饱的陈兰领又开始躺着睡觉。他这一觉醒来时,已是2小时之后的下午2时。大客车已经驶入泰安市境内。

他醒来时,口中满是酒气。他将兜内的手机掏出,看了看时间,之后将手机的电池抠出,拿出青岛的手机卡,换上了泰安的手机卡。对于在青岛的工地上每天能赚230元、每年打工时间300多天能赚7万多元的陈兰领而言,回家用当地手机卡是为了节约话费。

就在他换上当地卡不久,他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。女儿在电话里询问他何时到家,家里已经为他准备了饭菜。接到上大学放假回家等待自己回家的女儿的这个电话,一路少有笑容的陈兰领笑了起来。陈兰领上次回家是在中秋节。100多天没有回家的陈兰领,接到女儿的这个电话如打了鸡血,他用旁边车窗上的挂帘使劲擦了擦车窗上的水珠,精神饱满地目视着窗外。

客车行驶在泰安市前往东平县的公路上,一个半小时的城乡路,下午3时30分,客车顺利到达东平县城。这辆没有驶进东平县汽车站的农民工专车,驶进了位于县城东南的一个大货车租赁场。这个每每有货车驶过的租赁场里尘土飞扬。这里,是当下这些从

远方回家农民工的集散地。客车驶来前,车场已经聚集了六七辆小型面包车和商务车。这些小车为送农民工回乡而来。

和整车的农民工一样,陈兰领和陈克杰下车从行李厢里拽出了行李,静待司机开车。“去哪里,去哪里?”小车司机站在下车的农民工之间吆喝着。

现场秩序乱糟糟。

陈克杰的老家在济宁市汶上县郭楼镇崔园村,这个村子由于处在济宁市,离他下车所在地还有50里路,提着3个大包的他站在车场的泥土里,等待前往故乡的车辆。下车后以为能马上被送回家的陈兰领并没有像他想的一样,他后来又被司机要求上了大客车。在货车租赁场的大客车上,陈兰领足足等待了40多分钟。当另一辆来自青岛的农民工专车驶进这个租赁场,两车前往沙河店镇方向的农民工被集合在了一辆车上,伴随着路面飞扬的尘土,大客车驶出租赁场,奔向陈兰领的老家杨营村。

与100多天前陈兰领回家时相比,从城里返回乡村的路上,到处散发着新年的气息。“10年前,我从外面打工回家时,村子里的小轿车是希罕物。”陈兰领看着停在村边道路上的辆辆轿车说,“现在小车到处是,农村富裕了,农民的手里有钱了。”

当带着行李的陈兰领迈进家门,出现在妻子、女儿和儿子面前时,已是下午5时。从他早上出青岛工地宿舍到走进家门,千里回家路,他用了整整12个小时。

陈克杰回家的路比陈兰领波折。陈克杰乘坐了一辆小型面包车离开县城返家。小型面包车一路颠簸,当他赶到家时,天已擦黑。风尘仆仆的陈克杰卸下行囊,没来得及喝口水的他就带着在路上买回的小吃,赶到侄子家,并将这些小吃递到大哥家的孙子面前。

孩子们笑了,陈克杰也笑了。

回家后的第一顿饭,陈克杰是在哥哥家吃的,餐桌上围拢了一大家子人。显然,这个新年里,对每年能赚六七万的陈克杰而言,他最希望的是遇上陪伴自己下半生的爱人。



扫描二维码,观看本新闻精彩视频